

新世纪



新世纪万有文库

管子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

管子

梁运华 校点

新世纪万有文库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管子/(战国)管仲撰;梁运华校点.-沈阳:辽宁教育出版社,1997.3

(新世纪万有文库·传统文化书系)

ISBN 7-5382-4785-8

I. 管… II. ①管… ②梁… III. 管仲-文集 IV.
B226.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01905 号

总 顾 问	陈 原	王元化	李慎之	任继愈	刘 果	于金兰
学 术 指 导	顾廷龙	程千帆	周一良	傅璇琮	李学勤	徐莘芳
	傅熹年	黄永年			(传统文化书系)	
	金克木	唐振常	丁伟志	黄 裳	董 桥	劳祖德
	朱维铮	林载爵			(近世文化书系)	
	董乐山	殷叙彝	陈乐民	蓝英年	汪子嵩	赵一凡
	杜小真	林道群			(外国文化书系)	
学 术 策 划	王 土	林 夕	柳 叶			
文 库 工 作 室	俞晓群	杨 力	马 芳	王越男		
	王之江	柳青松	袁启江			
总 发 行 人	俞晓群					
责 任 编 辑	俞晓群					
美 术 编 辑	谭成荫					
封 面 设 计	陶雪华					
出 版	辽宁教育出版社 (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)					
发 行	辽宁省新华书店					
印 刷	沈阳新华印刷厂					
版 次	1997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					
开 本	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8.125					
字 数	188 千字 插页 1					
印 数	1—10,000 册					
定 价	9.80 元					

出版说明

管子(?—公元前645年)名夷吾,字敬仲,又称管仲,春秋时颖上人。相齐桓公,被尊称为仲父。治理齐国,使国富兵强,曾九合诸侯,一匡天下,成为当时最强大的诸侯国。

《管子》一书,内容比较复杂,刘向《七略》列于法家,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移于道家,分著于兵家,《隋书·经籍志》又改入法家。其中还不乏儒家、阴阳家的思想。晋代傅玄认为《管子》“过半便是后之好事者所加”,历代均有学者怀疑《管子》并非管仲所著。郭沫若明确指出:“《管子》不仅不是管仲作的书,而且非作於一人,也非作於一时。它大率是战国及其后的一批零碎著作的总集。”马非百进一步将《管子·轻重》十九篇定为“西汉末年王莽时代的人所作”。有些学者认为先秦诸子著作都是门弟子、宾客或子孙撰定,《管子》的成书有如《论语》一般,不可一概否定。即使其中没有管仲亲笔写的文字,也有论述其思想、活动的材料。

《管子》旧注,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著录有“尹知章《管子》三十卷”。流传至今的《管子》均为二十四卷八十六篇(内亡十篇),题唐房玄龄注。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以“注颇浅陋”为由提出质疑,认为注者“恐非玄龄,或云尹知章”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、郭沫若均定为尹知章注,认为“房玄龄”一名乃是后人和坊间所窜改。但唐杜祐《管氏指略序》称“唐房玄龄注”,《通典·食货》引《管子》注文不少,大都与今本注同。《通志·艺文略》分别载有房玄龄注二十四卷,尹知章注十九卷(“旧有三十卷”)。吴兢《书目》称尹注亡《形势解》以下“十一卷”,而今本不仅有注,

有些注还特详。刘绩《管子补注》举别本注文五十余条，未标明注者姓氏。从上述而言，《淮南子》有高诱注和许慎注，《管子》似亦有尹注和房注之分。世讥旧注浅陋（《大匡》注“召忽称管仲为兄”即一例），但其中精粹而可资参考者不少，亦不可一概否定。

现存《管子》版本主要有三个系统，代表者为宋杨忱本、明（郭沫若定为辽）刘绩《补注》本和明赵用贤《管韩合刻》本。此次校点，以上海涵芬楼影宋刊本《管子》为底本，参校湖北先正遗书影明刻中都四子本《管子补注》（简称《补注》）、中华书局《诸子集成》本《管子校正》（简称《校正》）和日本玉山堂庆应元乙丑岁新彫《管子纂诂》（简称《纂诂》）。凡有改动，均出校说明。原本唐房玄龄注及末所附黄丕烈和戴望后记，今一并删除。

本书由中华书局梁运华校点整理。

序

杨忱 撰

序曰：《春秋》尊王不尊霸，与中国不与夷狄，始于平王避夷难也。是王室迁而微也，见于《周书·文侯之命》。微王也，是王者失赏也。《费誓》善其备夷，是诸侯之正也。《秦誓》专征伐，是诸侯之失礼也。《书》、《春秋》合体而异世也。《书》以《文侯之命》终其治也。《春秋》以平王东迁始其微也。自东迁六十五年，《春秋》无晋，以其亡护乱也。及其灭中国之国，而后见其行事，讥失赏也。周之微也，幸不夷其宗稷，齐桓之功也。其中国无与加其盛也，其夷狄无与抗其力也。见于《卫诗》，美其存中国也。《春秋》无与辞，何异也？存一国之风，无其人，则卫夷矣。全王道之正，与之霸，是诸侯可专征伐也。夫晋之为霸也，异齐远矣。桓正，文湏。夫桓之为正，抑夷狄，存中国。文之为湏，陵中国，微王室。晋之《风》也，无美其美，无功其功，外无他焉，虽国人不与也。然而桓之正，非王道之正也，以文湏而桓正也。桓之功，非王道之功也，以攘狄而存周也。无桓周灭，有周桓贼。桓卒齐衰，楚人灭周。周之不幸，桓之早死也。故曰：周之存，桓之功也。桓之不幸，管仲之早死也。故曰：桓之功，管仲之力也。自是楚灭诸国而炽矣。今得其著书，然后知攘狄之功皆远略也。儒讥霸信刑赏，岂王者诋民哉；霸严政令，岂王者怠忽哉；霸乡方略，岂王者不先谋哉；霸审劳佚，岂王者暴师哉；霸谨畜积，岂王者使民不足哉！亦时夷狄内聘，大者畏威，小者怀仁，功亦至矣。不幸名之不正，然奈衰世何！孔子曰：“微管仲，吾其被发左衽。”此其据也。时大宋甲申秋九月二十三日序。

刘 向 序

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：所校讎中《管子书》三百八十九篇，太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，臣富参书四十一篇，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，太史书九十六篇，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，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，定著八十六篇，杀青而书可缮写也。管子者，颍上人也，名夷吾，号仲父。少时尝与鲍叔牙游，鲍叔知其贤。管子贫困，常欺叔牙，叔牙终善之。鲍叔事齐公子小白，管子事公子纠。及小白立为桓公，子纠死，管仲囚，鲍叔荐管仲。管仲既任政于齐，齐桓公以霸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管仲之谋也。故管仲曰：“吾始困时，与鲍叔分财，多自予，鲍叔不以我为贪，知吾贫也。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，鲍叔不以我为愚，知吾有利有不利也。公子纠败，召忽死之，吾幽囚受辱，鲍叔不以我为无耻，知吾不羞小节，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。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鲍叔。”鲍叔既进管仲，而已下之，子孙世禄于齐，有封邑者十余世，常为名大夫。管子既相，以区区之齐在海滨，通货积财，富国强兵，与俗同好丑。故其书称曰：“仓廩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，上服度则六亲固。”“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。”下令犹流水之原，令顺人心，故论卑而易行。俗所欲，因子之；俗所否，因去之。其为政也，善因祸为福，转败为功，贵轻重，慎权衡。桓公怒少姬，南袭蔡，管仲因伐楚，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。桓公北征山戎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。柯之会，桓公背曹沫之盟，管仲因而信之，诸侯归之。管仲聘于周，不敢受上卿之命，以让高、国。是时诸侯为管仲城穀，以为之乘邑，《春秋》书之，褒贤

也。管仲富拟公室，有三归反坫，齐人不以为侈。管子卒，齐国遵其政，常强于诸侯。孔子曰：“微管仲，吾其被发左衽矣。”太史公曰：“余读管氏《牧民》、《山高》、《乘马》、《轻重》、《九府》，详哉言之也。”又曰：“‘将顺其美，匡救其恶，故上下能相亲爱’，岂管仲之谓乎？”《九府》书民间无有。《山高》一名《形势》。凡管子书，务富国安民，道约言要，可以晓合经义。向谨第录上。

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缘起

我们正在做一件好事情。先人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我们还要老老实实地做下去，力争好起来。

当年商务印书馆的《万有文库》风靡一时，至今余响不绝。我们照抄原名，冠以“新世纪”，以示时代差异，但承继之意是不言自明的。

要设计一个所谓世纪工程，选编一些人人当读的书，“万有”一词再恰当不过。这就像把物体间的引力称为“万有引力”一样，它无所不包，无处不在，不叫“万有”，还叫什么！我们只能赞叹王云五和他的友人、同人的聪明才智，并且乐于承继。

要承继的，不仅是一个名称。当年编辑《万有文库》时，据传得到了一大批顶尖人物的支持，有蔡子民、胡适之、吴稚晖、杨杏佛、张菊生、高梦旦等三十余人。我们这一代人，得失与短长都是显然的，无论是“比不得”还是“不可比”，专家都非请不可，于是也有了陈原、王元化、李慎之、顾廷龙、金克木、董乐山等三十多位海内外的大家出任总顾问或学术指导，还有一些有经验的朋友担任策划。当然，聚合这样一些顶天立地的人物，不是我们的功劳，我们也无此能力；他们是冲着“新世纪万有文库”这一富有使命感的大名而来的。这只能增加我们的责任，使我们感到，无论对时贤或是对先人，我们的工作都只能做好或不能做坏。

在出版、发行方式上，也有不少承继。六十年前，商务的《万有文库》在廉价简装上作文章，而其销售则以图书馆作为主要对象。我

们今天大体仿此，只是销售对象适应今天的情况更加展开一些。在这“豪华本”和奢侈消费盛行的时代，向读者提出“你的简装书来了”，不免悖时。但看到当年的“万有文库”本在今日旧书肆里依然受到欢迎，也就有了信心。做出版，原是要做“长命”的事。“商务”诸前辈，当年筹划种种，又何曾想到身后的声名会如此流芳多年呢？！

较多不同前人的，大概是内容。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大别为三：传统文化书系，近世文化书系，外国文化书系。传统文化书系重在传统古籍。我们所收，内容自然不出前人曾定范围，书名雷同者至夥，但在“新世纪”里，当求其选题更适合时代需要，校审更精。文本皆系“白文”，后人注释例不收录，以显其文献的本初面目。

近世文化书系，系指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年卅年间学人著述，以及一九四九迄今的大陆以外学人的研究成果。这一部分，纯然出于中国大陆知识界步入“新世纪”之需要。过去的年代中，对这方面的成果注意不足，现在我们予以整理编选。希望有了这些书籍，加以中国大陆近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丰硕成果，足以显示全世界范围内中国近代学人的全般辛勤劳作。

外国文化书系，面广流长，颇难抉择，加以许多基本著述国内都已译出，重译重出，似无必要。我们准备首先选编一套外国文化学术读本，以为这套文库有关部分的基要，另外，则多收一些大作家的作品，以及近人新作，或名著另译，总之不少是国内已有工作之补苴拾遗。揆诸现状，吸收外国文化，仍然要在启蒙，因此思想之新颖及叙述之生动，还是我们选题的着眼点。

站在前人肩膀上前进，自可省力多多。然而古今毕竟异时，新旧究实不同。我们汲深绠短，难以说可能成就几何，只是如文前所说，“老老实实地做下去，力争好起来”，是我们确定不移的宗旨。通人雅士，幸有以教之。

一九九六年十二月

【目录】

出版说明 /

序 / 1

刘向序 / 1

卷第一 / 1

牧民第一 / 1

形势第二 / 3

权修第三 / 5

立政第四 / 8

乘马第五 / 11

卷第二 / 16

七法第六 / 16

版法第七 / 19

卷第三 / 21

幼官第八 / 21

幼官图第九 / 25

五辅第十 / 29

卷第四 / 33

宙合第十一 / 33

枢言第十二 / 37

卷第五 / 41

八观第十三 / 41

法禁第十四 / 44

重令第十五 / 44

卷第六 / 50

法法第十六 / 50

兵法第十七 / 56

卷第七 / 58

大匡第十八 / 58

卷第八 / 67

中匡第十九 / 67

小匡第二十 / 69

王言第二十一 / 78

卷第九 / 79

霸形第二十二 / 79

霸言第二十三 / 81

问第二十四 / 85

谋失第二十五 / 87

卷第十 / 88

戒第二十六 / 88

地图第二十七 / 91

参患第二十八 / 92

制分第二十九 / 93

君臣上第三十 / 94

卷第十一 / 98

君臣下第三十一 / 98

小称第三十二 / 102

四称第三十三 / 104

正言第三十四 / 106

卷第十二 / 107

侈靡第三十五 / 107

卷第十三 / 115

心术上第三十六 / 115

心术下第三十七 / 118

白心第三十八 / 119

卷第十四 / 122

水地第三十九 / 122

四时第四十 / 124

五行第四十一 / 126

卷第十五 / 129

势第四十二 / 129

正第四十三 / 130

九变第四十四 / 131

任法第四十五 / 131

明法第四十六 / 134

正世第四十七 / 135

治国第四十八 / 136

卷第十六 / 139

内业第四十九 / 139

封禅第五十 / 142

小问第五十一 / 142

卷第十七 / 147

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/ 147

禁藏第五十三 / 150

卷第十八 / 154

入国第五十四 / 154

九守第五十五 / 155

桓公问第五十六 / 156

度地第五十七 / 157

卷第十九 / 161

地员第五十八 / 161

第子职第五十九 / 165

言昭第六十 / 166

修身第六十一 / 166

问霸第六十二 / 166

牧民解第六十三 / 166

卷第二十 / 167

形势解第六十四 / 167

卷第二十一 / 179

立政九败解第六十

五 / 179

版法解第六十六 / 181

明法解第六十七 / 185

巨乘马第六十八 / 192

乘马数第六十九 / 193

问乘马第七十亡 / 194

卷第二十二 / 195

事语第七十一 / 195

海王第七十二 / 196

国蓄第七十三 / 197

山国轨第七十四 / 200

山权数第七十五 / 202

山至数第七十六 / 205

卷第二十三 / 210

地数第七十七 / 210

揆度第七十八 / 212

国准第七十九 / 216

轻重甲第八十 / 217

卷第二十四 / 224

轻重乙第八十一 / 224

轻重丙第八十二亡 / 229

轻重丁第八十三 / 229

轻重戊第八十四 / 235

轻重己第八十五 / 238

轻重庚第八十六亡 / 240

读管子 / 241

校勘记 / 242

卷 第 一

牧民第一

形势第二

权修第三

立政第四

乘马第五

牧民第一

国颂 四维 四顺 士经 六亲五法

经言一

凡有地牧民者，务在四时，守在仓廩。国多财则远者来，地辟举则民留处，仓廩实则知礼节，衣食足则知荣辱，上服度则六亲固，四维张则君令行。故省刑之要，在禁文巧；守国之度，在饰四维；顺民之经，在明鬼神，祇山川，敬宗庙，恭祖旧。不务天时则财不生，不务地利则仓廩不盈。野芜旷则民乃营，上无量则民乃妄。文巧不禁则民乃淫，不璋两原则刑乃繁。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，不祇山川则威令不闻，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，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。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。

右国颂

国有四维。一维绝则倾，二维绝则危，三维绝则覆，四维绝则灭。倾可正也，危可安也，覆可起也，灭不可复错也。何谓四

维？一曰礼，二曰义，三曰廉，四曰耻。礼不逾节，义不自进，廉不蔽恶，耻不从枉。故不逾节则上位安，不自进则民无巧诈，不蔽恶则行自全，不从枉则邪事不生。

右四维

政之所兴，在顺民心；政之所废，在逆民心。民恶忧劳，我佚乐之；民恶贫贱，我富贵之；民恶危坠，我存安之；民恶灭绝，我生育之。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，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，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，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。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，杀戮不足以服其心。故刑罚繁而意不恐，则令不行矣。杀戮众而心不服，则上位危矣。故从其四欲，则远者自亲；行其四恶，则近者叛之。故知予之为取者，政之宝也。

右四顺

错国于不倾之地，积于不涸之仓，藏于不竭之府，下令于流水之原。使民于不争之官，明必死之路，开必得之门。不为不可成，不求不可得，不处不可久，不行不可复。错国于不倾之地者，授有德也。积于不涸之仓者，务五谷也。藏于不竭之府者，养桑麻、育六畜也。下令于流水之原者，令顺民心也。使民于不争之官者，使各为其所长也。明必死之路者，严刑罚也。开必得之门者，信庆赏也。不为不可成者，量民力也。不求不可得者，不强民以其所恶也。不处不可久者，不偷取一世也。不行不可复者，不欺其民也。故授有德则国安，务五谷则食足，养桑麻、育六畜则民富，令顺民心则威令行，使民各为其所长则用备，严刑罚则民远邪，信庆赏则民轻难。量民力则事无不成，不强民以其所恶则诈伪不生，不偷取一世则民无怨心，不欺其民则下亲其上。

右士经

以家为乡，乡不可为也。以乡为国，国不可为也。以国为天下，天下不可为也。以家为家，以乡为乡，以国为国，以天下为天下。毋曰不同生，远者不听。毋曰不同乡，远者不行。毋曰不同

国，远者不从。如地如天，何私何亲？如月如日，唯君之节。御民之辔，在上之所贵。道民之门，在上之所先。召民之路，在上之所好恶。故君求之则臣得之，君嗜之则臣食之，君好之则臣服之，君恶之则臣匿之。毋蔽汝恶，毋异汝度，贤者将不汝助。言室满室，言堂满堂，是谓圣王。城郭沟渠不足以固守，兵甲强力不足以应敌，博地多财不足以有众。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未形也，故祸不萌。天下不患无臣，患无君以使之。天下不患无财，患无人以分之。故知时者可立以为长，无私者可置以为政。审于时而察于用而能备官者，可奉以为君也。缓者后于事，吝于财者失所亲，信小人者失士。

右六亲五法

形势第二

经言二

山高而不崩，则祈羊至矣。渊深而不涸，则沈玉极矣。天不变其常，地不易其则，春秋冬夏不更其节，古今一也。蛟龙得水而神可立也，虎豹托幽而威可载也，风雨无乡而怨怒不及也。贵有以行令，贱有以忘卑，寿夭贫富无徒归也。衔命者，君之尊也；受辞者，名之运也。

上无事则民自试，抱蜀不言而庙堂既修。鸿鹄锵锵，唯民歌之。济济多士，殷民化之。纣之失也，飞蓬之问^①，不在所宾；燕雀之集，道行不顾。牺牲圭璧不足以享鬼神，主功有素，宝币奚为！羿之道非射也，造父之术非驭也，奚仲之巧非斲削也。召远者使无为焉，亲近者言无事焉，唯夜行者独有也。

平原之隰，奚有于高？大山之隈，奚有于深？譬譬之人，勿与任大。诃臣者可与远举，顾忧者可与致道。其计也速，而忧在近者，往而勿召也。举长者，可远见也。裁大者，众之所比也。

美人之怀，定服而勿厌也。必得之事不足赖也，必诺之言不足信也。小谨者不大立，饔食者不肥体^②。有无弃之言者，必参于天地也。

坠岸三仞，人之所大难也，而猿猴饮焉。故曰：伐矜好专，举事之祸也。不行其野，不违其马。能予而无取者，天地之配也。怠倦者不及，无广者疑神。神者在内，不及者在门。在内者将假，在门者将待。曙戒勿怠，后稷逢殃。朝忘其事，夕失其功。邪气袭内，正色乃衰。君不君则臣不臣，父不父则子不子。上失其位则下逾其节，上下不和，令乃不行。衣冠不正则宾者不肃，进退无仪则政令不行，且怀且威则君道备矣。

莫乐之则莫哀之，莫生之则莫死之。往者不至，来者不极。道之所言者一也，而用之者异。有闻道而好为家者，一家之人也。有闻道而好为乡者，一乡之人也。有闻道而好为国者，一国之人也。有闻道而好为天下者，天下之人也。有闻道而好定万物者，天下之配也。道往者其人莫来^③，道来者其人莫往^④，道之所设，身之化也。持满者与天，安危者与人。失天之度，虽满必涸；上下不和，虽安必危。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，天下不可得而王也。得天之道，其事若自然；失天之道，虽立不安。其道既得，莫知其为之；其功既成，莫知其泽之。藏之无形，天之道也。

疑今者察之古，不知来者视之往。万事之生也，异趣而同归，古今一也。生栋覆屋，怨怒不及。弱子下瓦，慈母操箠。天道之极，远者自亲；人事之起，近亲造怨。万物之于人也，无私近也，无私远也，巧者有余，而拙者不足。其功顺天者天助之，其功逆天者天围之^⑤。天之所助，虽小必大；天之所围^⑥，虽成必败。顺天者有其功，逆天者怀其凶，不可复振也。

乌鸟之狡，虽善不亲。不重之结，虽固必解。道之用也，贵其重也。毋与不可，毋强不能，毋告不知。与不可，强不能，告不知，谓之劳而无功。见与之交^⑦，几于不亲；见哀之役，几于不